

## 声的音和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柯, 航, 王, 君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297/34875">http://hdl.handle.net/2297/34875</a>

# 拟声词的语音和语义

柯 航  
王 晓君\*

[关键词] 拟声词、语音、韵律、语义、摹拟式、非摹拟式

## 1. 前言

“拟声词（象声词）”和“叹词”都是对声音的描摹，但传统的词类一般都对“拟声词（象声词）”和“叹词”作出区分，大体上拟声词指摹拟人或事物发出的声音，而叹词是表示招呼、感叹或应答的声音（如杨树森 2006:207-209 等）。但这种分法不是基于句法的，两种词类本身有重合之处，并不是只有所谓的“叹词”才有“招呼、感叹或应答”的功能，比如铃声“当当当”，无疑是摹拟事物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学校就是招呼学生上课或下课的声音。叹词也不只有招呼、感叹等功能，如“哎”一般认为是表示招呼的叹词，但是在“她哎哎哎地叫了老半天就是没人应”中，“哎哎哎”就是摹拟招呼、呼唤的声音，并不直接表示招呼、呼唤。邢福义先生（2002:144-146, 2004:417）把传统的“拟声词（象声词）”和“叹词”合为“拟音词”，看到了“拟声词（象声词）”和“叹词”都是表示声音这一特征，但是没有区分充当句法成分的拟声词和充当独立成分拟声词，因此在论证上有很多可待商榷的地方（详见杨树森 2006:206-215）。

我们支持邢先生的看法，把传统的“拟声词（象声词）”和“叹词”概念都看作是拟声词，但是从句法出发区分摹拟式和非摹拟式，这样更

---

\*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

有利于分析拟声词的性质。

拟声词的摹拟式一般直接指声音，在语流中充当独立成分，如（以下四个例句均转引自邢福义 2004）：

（1）咯嗒，车把断了。（老舍《骆驼祥子》）

（2）“哦——”她感慨地叫了一声，庆幸地说……（迟子建《芳草在沼泽中》）

该二例句中的“咯嗒”指车把断的声音，“哦”指感慨的声音，二者都是独立成分，跟句子的其他成分没有直接的语法关联。

拟声词的非摹拟式，一般不直接指声音，在句子内部直接或间接充当句法成分，主要用来修饰动作或行为的某种属性（主要跟声音相关）。如：

（3）一片细伢子“啊啊啊”的起哄声淹没了争吵。（陈世旭《将军镇》）

（4）忽听茅屋门呀的一声推开，抬起头来，只见程英双颊晕红……（金庸《神雕侠侣》）

这两个例句中的拟声词都进入了句子内部充当一定的语法成分，且具有一定的修饰功能，语义并不直接指向声音本身。如“啊啊啊”不是“细伢子”发了三个“啊”的声音，而是修饰起哄的声音，指起哄的声音比较大、嘈杂。“呀”在“呀的一声”的结构里，也是主要起修饰作用，含有声音发生比较突然的意思，而不是仅仅指发生了一次推门的声音。

我们发现摹拟式和非摹拟式拟声词在语音、词语的内部音节构造和语义指向上表现出系列不同特点，呈现出可分析的层级性。

## 2. 拟声词的语音

摹拟式和非摹拟式拟声词在语义上都是指某种声音，但是二者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摹拟式是指向声音本身，而非摹拟式是通过描摹声音而起到修饰某个动作或行为的效果。因此，摹拟式在语音上更接近声音本身或者就是声音本身，而非摹拟式则通常是在摹拟式的基础上经过一定词汇化手段固定下来的词语。

## 拟声词的语音和语义

从摹拟式拟声词所指向的声音的发生源来看，摹拟式拟声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的发音器官自然发出的声音，如笑声、哭声、打鼾声等，还包括通常所谓的“叹词\*”，如表示感叹的“啊”、表示怀疑的“嗯”等。另一类是人用发音器官摹拟非发音器官所发出的声音所形成的词语，大都是通常所谓的“拟声词”（严格的说，是“拟声词”的基本形式，不含拟声词的复杂形式），如雷声“轰”、枪声“啪”等。

笑声、哭声以及叹词“啊”、“嗯”等并不是摹拟人的发声，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声本身。因为这些声音的发出和人的语言声音表达高度一致，二者合二为一，人们通常不容易辨别出它们在做独立成分和修饰成分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两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如表示称赞的“啧啧”和表示不屑的“哼”。这两个词在做独立成分的时候，“啧啧”的发声实际上是非肺部气流音产生的啧啧音（旧称吸气音），“哼”[hŋ51]的发音是从鼻腔发出来的强烈的送气音，二者都是超出普通话语音系统的音段。“啧啧”和“哼”在这里显然是叹词，但是同样的发音条件下，“啧啧”和“哼”只能做独立成分，而不能出现在句子内部充当修饰成分。“嘴巴啧啧作响”、“不停地哼哼叫唤”中的“啧啧”和“哼”不能读成啧啧音和鼻腔送气音，只能读为受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所制约的音节 zé 和 hēng。

再如“哈哈”，一般都认为是拟声词，但是做独立成分的摹拟式和做修饰成分的非摹拟式的语音其实是有差别的。做独立成分的时候，“哈哈”是指人的大笑声，发音特征与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并不完全吻合，声母是 h，元音是开口度较大的 a，声调往往呈高降（假如我们一定要标上声调的话）。这种发音特征不仅是说汉语普通话的人如此，说汉语方言的人也大体是如此，甚至说别的语言的人笑的时候也是如此发声。而作修饰成分的“哈哈”的发音则完全受到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制约，如“哈哈一笑”中的“哈哈”就必须读为 hā hā。

当然，也有的拟声词的摹拟式和非摹拟式在语音上的差别并不大，

---

\* 非拟声类的词语也能做叹词，如“天！”有实在意义的词语有时也可以用来表示惊叹、不可思议等意思。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时候本文要讨论的通常都是拟声类的叹词。

例如钟声“当”、鼓声“咚咚”等。不过摹拟式的“当”和“咚”还可以添上超语音系统的元素，比如元音或韵母发音延长，以用来表示声音持续比较久。而非摹拟式的“当”和“咚”进入句子内部后，一般不能这样发声，而必须遵循普通话词语的一般发音规律及韵律模式。

同样的现象在方言中也可以找到，比如苏州方言（叶祥苓1998:283-284）：“……腰里向葛把土枪 pfə51（拔枪声）拔到手里，phia—（开枪声），僚土枪里装葛才是铁屑子……抬好一副担架fiəʔ3 loʔ3 直往急诊间而去……r — dzən31（跌倒声）跌倒地浪……”其中“pfə51、phia—、r — dzən31”三个是摹拟式拟声词，具有苏州方言语音系统所没有的音素，如辅音 pf、“phia—”元音延长且没有明显声调特征、舌颤音 r 等。而fiəʔ3 loʔ3 则是非摹拟式，所有语音元素都合乎苏州方言的语音系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语拟声词的摹拟式和非摹拟式在语音上大致上存在差异，摹拟式的语音可以有超出语音系统的成分，而非摹拟式的语音则受语音系统较强的制约。不过汉语拟声词的摹拟式和非摹拟式之间的语音区别并不太受重视，比如非肺部气流产生的喷音“喷”和肺部气流产生的“喷”在汉语中都用同一个汉字来表示，这应该跟汉语采用汉字这种特定的文字作为语音载体有关，但因此也可能使人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摹拟式和非摹拟式之间的语音差别。

### 3. 拟声词的内部音节构造

汉语拟声词从词语的内部音节构造上可以分简单形式和复合形式，简单形式以拟声的单音节为主，复合形式则是以简单形式为基础构成的多音节形式。如“啪”是表示轻物碰撞声的简单形式，以“啪”为基础可以构成“啪的（一声）”、“啪啦一声”、“噼哩啪啦”、“噼噼啪啪”等复合形式。

拟声词的摹拟式和非摹拟式在词语内部音节构造上也有大致分野，摹拟式更倾向于用简单形式，如叹词的使用，大都是单音节的简单形式，表示某种声音的发生，也以简单形式居多。如（以下三例均转引自邢福

## 拟声词的语音和语义

义 2004):

(5) 嗖! 一个人从街南的胡同口里蹿出来。(冯志《敌后武工队》)

而拟声词进入句子内部充当修饰成分的时候,表示一次性声音多用简单形式加结构助词“的”或“的一声/下”组成的复合形式,表示持续性声音则用重叠式、衍生式等复合形式。因此非摹拟式更倾向于用复合形式。

当然,在实际语言运用中,有简单式充当句法成分的,也有复合式居于独立成分位置上的,似乎与上述倾向性不符,如:

(6) 何大拿“噗咚、哗啦、咳哟”了一声,连人带车子都倒在了地下。(刘流《烈火金钢》)

(7) 当的一声,双剑相交。(金庸《神雕侠侣》)

这种状况应该与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独立性有关,书面语虽然源自口语,但是经过长期使用会产生很多显得很口语化的语言成分。在口语中,尤其是在地道的方言口语中(而不是接近书面语的普通话口语),上面这种句子并不好接受。典型的、倾向性较强的规则仍然是摹拟式采用简单结构,而非摹拟式采用复合结构。

郭锐(2000:219)也注意到四音节拟声词实际上几乎不做独立成分,一般都充当修饰成分,在语义性质上同状态形容词并无二致,所以他把四音节拟声词都归为形容词的一个小类。而双音节、三音节拟声词大多兼作独立成分和修饰成分,所以他仍旧归为拟声词。

音节重叠在摹拟式和非摹拟式的运用上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摹拟式的重叠式可以是叠用,即语用上的重叠。如“当当,他敲了两下”,“当当”是“当”的叠用,两个“当”即表示两次声音的发生。如果表示持续性的敲击,叠用的音节则往往高于三个,但音节数量不是很确定。

非摹拟式的重叠则往往表示持续性的声音,如“他当当敲了几下”或“他当当敲了一通”,虽然“当当”只是两个音节,但是它所表示的声音的发生远远不止两次,甚至可以指很长时间的声不断反复发生。

#### 4. 拟声词的语义

拟声词的摹拟式和非摹拟式在语义所指上也存在层级性差别。摹拟式通常直接指称声音本身，而非摹拟式则指称的是动作或行为产生声音的状态，因此前者相当于英语的 interjection，后者相当于 adverb。这两种拟声词在语义上还可以继续区分出不同的小类。

摹拟式拟声词还可以分出叹词和摹拟事物声音的词语两种。摹拟事物声音的词语，如“嘭”、“啪”、“轰”等，都直接指向客观世界中的某种声音，语音形式和客观世界中的声音有一定的相关性，诸如碰击声采用塞音做声母（如“当”、“咚”）、空气摩擦声倾向于采用擦音做声母（如“沙”、“嘶”）、共鸣声偏向于采用后鼻音韵尾（如“嘞”、“咻”）。在语流中，摹拟事物声音的拟声词指称的是客观世界中的某种声音，在语义上几乎没有约定俗成的抽象含义，可以说，摹拟事物声音的拟声词是最接近所摹拟的事物的声音的，比起其他类型的拟声词来，摹拟事物声音的拟声词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性。

通常所谓的“叹词”其实是拟声词和所摹拟的声音合二为一，所发出的声音就是所要摹拟的声音。但是在语义上叹词具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如汉语普通话用“嗯<sub>ŋ51</sub>”来表示同意、用“欸<sub>ei51</sub>”来表示呼唤，这些声音在语言运用中并不仅仅是嘴里发出的一个声音，而是有一定的附加含义，如感叹、应答、呼唤等具有一定人类情感的含义。嘴巴可以发出很多声音，在人类需要表达自己某种情感的时候，很容易选择某种嘴里发出的声音来表达这种情感。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嘴巴发出的声音才能表达情感，例如愤怒的时候人可能会拍案而起，拍桌子的声音“嘭”实际上也表达了人的愤怒。但通常人们并不把“嘭”这样的词语看成是叹词，这是因为区分“叹词”和“拟声词”是以语义区别为基础，表达人类某种情感的是“叹词”，而摹拟事物声音的则是“拟声词”，但是这种原则很难贯彻到底，因为同样一个“拟声词”既可能用来摹拟声音，也可能用来表达某种情感。从语法分布的角度来看，把拟声词区分为摹拟式和非摹拟式则比较合理。

非摹拟式拟声词一般都是由摹拟式拟声词派生而来，可以分出表示

## 拟声词的语音和语义

发生了一次声音的基本形式和表示声音发生了多次的复杂形式。从语义上讲，非摹拟式拟声词都是动词修饰语（即 adverb），它们并不单纯地指称声音本身，往往同时描摹动作、行为发生时的某种主要跟声音有关的状态。有人把拟声词看成是形容词的一个附类，实际上只有拟声词的非摹拟式才具有形容词的功能。另外，普通话拟声词的基本形式在语义上往往伴随有表示动作迅速、突然发生的含义，如“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啪”在此并不仅仅表示有一个声音发生了，还有表示掉在地上这个动作的发生比较突然的含义。复杂形式也不仅仅表示声音发生了多次，往往伴随有别的修饰含义。例如“他走路走得咚咚响”，“咚咚”并不只表示走路的声音发生了多次，附带还有动作幅度比较大、充满活力等潜在含义。这种“声音”之外的含义是非摹拟式拟声词才具有的，摹拟式拟声词一般只指向声音本身，较少有其他附加含义。

非摹拟式拟声词具有描摹作用的属性导致部分拟声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几乎不表声音而只表示性质的形容词。这种拟声词不拟声的现象在汉语历史上早就发生了，如：

8) 松风冷飕飕，片片云霞起。（全唐诗·拾得·松风冷飕飕）

9) 寒月冷飕飕，身似孤飞鹤。（全唐诗·寒山·自羨山间乐）

这两个例句很有意思，例句 1) 的“冷”和“飕飕”都是用来描写主语“松风”的，其中“冷”描写的是人对“松风”的主观感受，而“飕飕”是拟声词，语义上指向松林间的风声。二者的语义有一定关联，“飕飕”补充说明谓语“冷”，从声音上增强“冷”的形象感。“飕飕”的语义既指向主语“松风”，又指向谓语“冷”。例句 2) 的“冷飕飕”中的“飕飕”在语义上已不再指向主语，仅指向“冷”。因为“寒月”并不发出声音，不需要“飕飕”来描摹。“飕飕”的语义作用主要用来增强“冷”程度属性。

拟声词不拟声的现象还有很多，如“脸刷的一下白了”、“呱呱叫的好东西”等，“唰”和“呱呱叫”原本都是拟声词，但是由于在语言运用中附加的描摹动作状态的属性得到凸显，逐渐就有了形容词的某些用法。

有的拟声词甚至不再拟声而只有形容词的用法。\*郭锐（2002:219）从分布的角度出发，把所有四音节的拟声词都看成是状态形容词。这正是看到了非摹拟式拟声词具有描摹动作状态、跟状态形容词有相似的一面。

参考文献：

郭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邢福义 2002 《汉语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邢福义 2004 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中国语文》，第 5 期。

杨树森 2006 论象声词与叹词的差异性，《中国语文》，第 3 期。

叶祥苓 1988 《苏州方言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本文不把仅出现于书面语的拟声词看作是有拟声作用的词语，如“潇潇”、“簌簌”、“琅琅”等，在现代汉语运用中，它们实际上都只是有拟声来源的形容词。